

SOCIETY AND
CULTURE SERIES

社 会 与 文 化 丛 书

萨林斯文化与历史论丛

“土著”如何思考

以库克船长为例

HOW "NATIVES" THINK
ABOUT CAPTAIN COOK, FOR EXAMPLE

[美] 马歇尔·萨林斯 著

张宏明 译 赵丙祥 校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萨林斯文化与历史论丛 ·

“土著”如何思考

以库克船长为例

HOW "NATIVES" THINK
ABOUT CAPTAIN COOK, FOR EXAMPLE

[美] 马歇尔·萨林斯 著

张宏明 译 赵丙祥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美)萨林斯

(Sahlins, M.)著；张宏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社会与文化丛书. 萨林斯文化与历史论丛)

书名原文：How “Natives” Think

ISBN 7-208-04436-8

I. 土... II. ①萨...②张... III. 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6392 号

© 1995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忻雁翔

封面装帧 王晓阳

社会与文化丛书·萨林斯文化与历史论丛

“土著”如何思考

——以库克船长为例

[美]马歇尔·萨林斯 著

张宏明 译 赵丙祥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插页 5 字数 281,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ISBN 7-208-04436-8/C·144

定价 23.00 元

前言

当加纳纳什·奥贝赛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那本抨击我和库克船长是西方暴力和帝国主义代理人(虽然我们的方式不同)的书《库克船长的神化》(*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1992)出版时,我想放他一码算了。奥贝赛克拉假装成一个同样的“土著”,打着为夏威夷人民说话的旗号,为了反对声称夏威夷人民把库克误作他们自己的罗诺神这样的诬蔑,他拼凑出这样一个在我看来不值一驳的历史个案。这样的个案肯定会被学术评论家们抛开的,而这些评论家们也应该能够察觉他加诸我作品之上的谎言。但我错了。恰恰相反,美国18世纪研究学会授予《库克船长的神化》1992年的路易斯·戈特沙尔克(Louis Gottschalk)奖。想明白此中的意味和我为什么觉得有责任出版这本书的原因,你就必须看这本书,而且是整本书,包括脚注和附录。

我开始想写一本小册子,而且一直认为这本书应该归于那样一种体裁。它先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18世纪的书名:“‘土著’对人类学家;或者是加纳纳什·奥贝赛克拉如何与人类学家和其他西方神话式思想的囚徒相反,以夏威夷人是正如斯里兰卡人一样的‘土著’这一立场,把夏威夷人变成布尔乔亚式的现实主义者。”但文章越写越长(而书名变短了)。文章不断地闪现出一些有趣的理论上的问题:为“土著的”他者们代言如何剥夺

他们自己的声音；给予他们我们的“实践理性”如何留给他们一种洋泾浜人类学；从我们的道德伦理之中编造出他们的历史如何以两头不讨好而告终。所有这些都是人文科学至关重要的问题。它们会使我们关注到辩论中的众多细节。在库克船长之死中争论的如烟往事和异国风情，给敏于生活方式之特性和多样性的人类学提供了相当的兴趣。

许多人对我这本小册子的初稿提供了很好的建议。我特别要感谢格雷格·丹宁(Greg Denning)，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比尔·休厄尔(Bill Sewell)，德博拉·格韦尔茨(Deborah Gewertz)和罗布·巴洛夫斯基(Rob Barofsky)。对于多罗西·巴雷尔(Dorothy Barrere)，我依旧深深受惠于他对夏威夷的事物以及一些罕见的系谱参考文献所作的评论。戴维·雷伯格(David Graeber)对我的研究给予了重要的支持。

我不用电脑，甚至不用打字机。是詹姆斯·博恩(James Bone)先生帮我得以完稿。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1
1 库克船长在夏威夷	21
2 死后的库克	107
3 历史的虚构,凑合的民族志	149
4 理性:“土著”如何思考	189
跋 历史编纂学,或象征性暴力	244
附录 1 水手们所知道的	254
附录 2 咬文嚼字与文化	259
附录 3 关于卡利伊(Kāli'i)仪式	263
附录 4 玛卡希基(Makahiki)的历史编纂学	265
附录 5 日程表政治学	280
附录 6 被包裹的库克	283
附录 7 希基奥(Hikiau)的罗诺	286
附录 8 拉克·盖博取代库克?	289
附录 9 模糊的偶像	292
附录 10 库克阿玛弥埃(Cookamamie)	294
附录 11 祭司们的悲哀,妇女们的欢乐,以及原型性再生产	305
附录 12 波利尼西亚的神圣头人	319
附录 13 众祭司与系谱	324
附录 14 关于库克的愤怒	335
附录 15 语言问题	349

附录 16 卡玛考(Kamakau)的众神	352
附录 17 马克萨斯(Marquesas)及其他地方的阿夸(Atua)	356
参考文献	361
译后记	383

导 论

他是一个充满矛盾品质的人,但其中的大部分品质都是最糟糕的。作为著名的文明人和神秘的开拓者,普洛斯彼罗(Prospero)和库尔兹(Kurtz)*,库克船长在其第三次太平洋探险航行中不断屈服于自身较黑暗的一面。然而正如人类学家加纳纳什·奥贝赛克拉在最近一本书中所认为的,这导致了库克在1779年2月最终栽在夏威夷人手中。自以为作为一名土著的斯里兰卡人,就对夏威夷人如何思考享有洞察的特权,奥贝赛克拉于是能够通过反对曾经伤害了夏威夷人的帝国主义神话来保护他们。他断言,长期以来,西方学者们一直靠幻象在自欺和欺人。幻象就是认为,作为神异思想及其自身传统受害者的土著人,除了把欧洲“发现者们”当作神灵来欢迎外,对其他事则一筹

-
- * 普洛斯彼罗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主人公。他是位被篡位并放逐的米兰大公,后来靠魔法恢复了地位。但他放弃了魔法,回到了文明社会中。库尔兹乃是英国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黑暗之心》中的人物,他已成为在西方文明对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化”过程中堕落、并暴露出人性中黑暗的一面的象征。下文提到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根据这篇小说,将时空从19世纪的非洲转换到了20世纪的越南,改编拍摄了 *Apocalypse Now*, (中文译作《现代启示录》和《越战启示录》)。作品中,原本去繁荣贸易的象牙贸易站站长库尔兹和去维护和平的将军库尔兹,都对土著人实行了残酷的高压统治,都被尊为神,但都在虚弱与疯狂之中死去。奥贝赛克拉即以普洛斯彼罗和库尔兹的对立来比喻库克的矛盾品质。——译者注

莫展。库克并非惟一的一个；科尔特斯(Cortes)就是另一个。关于库克这个殖民神话的著名版本是这样讲述的，夏威夷人把他作为他们回归的年神罗诺的化身来对待，并且他所卷入的仪式对他的死亡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对他者的蔑视是西方“开化使命”中最坏的一面，它在学术理论中仍然活着。尽管可以认为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迈克尔·陶西格(Michael Taussig)，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已经把隐喻死亡的《黑暗之心》改编成了电影剧本，但奥贝赛克拉现在要把我本人关于库克船长的作品变成库尔兹式的作品。他说，我的这些作品都为土著人民是非理性的这一欧洲神话增添了傲慢的新维度。

于是，在奥贝赛克拉《库克船长的神化：太平洋上欧洲式的神话编造》(*The Apotheosis of Captain Cook: European Mythmaking in the Pacific*, 1992)这本书的通篇看来，我似乎极有希望去与库克船长竞争天下第一恶人的头衔。这本小册子就是我对这种殊荣的答谢。我承认，此事起初看来并无答复的必要，因为我以为，只要是一个严肃的读者，都能得出奥贝赛克拉式的人类学推理法及其误用历史资料(更不用说他对我的夏威夷研究所作的发明了)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当奥贝赛克拉通过对有关库克神性的历史资料作出特定的让步而达到目的时，是欧洲人，而非“土著”，把库克请上了神坛这一主题，实际上就不存在了。

尽管他断言，夏威夷人如何太理性以致不可能把库克视为他们自己的神灵中的一员，奥贝赛克拉也承认这并不会阻止他们杀死库克后又把他奉为神。他说，夏威夷岛上的人们随后用他们对待王室祖先的相同情感和相同仪式来把库克变成了一个“真神”(akua maoli)。此外，他还说，在他们与库克相识的第一

天,他们就把他任命为一个最高禁忌的夏威夷头人。因为这些头人们拥有“神的血统”(waiakua),头人们就“分享着神性”,奥贝赛克拉于是再次承认:他们是“神圣的”,并拥有“神格”(Obeyesekere 1992: 86, 93, 197)。^[1]事实上,从言和行两方面都很容易表明,夏威夷人接受了作为罗诺回归的库克。至此,人们或许已经在问,库克的神性是一个西方的发明而非一个土著的观念这一想法是什么促成的呢?因为夏威夷人如此固执在经验的现实中,以致不可能这般哄骗自己。不幸的是,若从对《库克船长的神化》一书概要的回应来判断的话,它所剩下的只是,同具诱惑性的修辞政治学及其学术论证都是有缺陷的。我以前曾忘了博尔热(Borge)的警告,即“在自身专长之外,不轻信的人是不存在的”,于是有了现在这个答复。

最先与这场论战历史有关的是一个词。奥贝赛克拉描述这个词的方式,就像他论证库克的神性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一块碎片一样,充满了同样的堂吉诃德式的气氛。他说,论战的开端,是因为我 1987 年在普林斯顿所作的关于库克的讲座激起了他的“怒火”:

读者们可能很奇怪,我,一个斯里兰卡土著和在美国大学里工作的一个人类学家,怎么会对库克感兴趣。事实上,我对库克兴趣的萌芽及开花结果恰恰在这些存在的范畴(predicaments)之外。詹姆斯·库克的神化是马歇尔·萨林斯近来工作的主题……他以此来证明并进而发展一种历史的结构理论。我对此理论并无反感;但这用于论证的例子却激起了我的怒火。

当萨林斯 1987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高斯研讨班上详解他这一主题时,他的断言完全让我大吃一惊。他认为,库克到达夏威夷时,土著们相信他就是他们的罗诺神,

并称呼他罗诺。为什么会这样？我很自然地回顾我在斯里兰卡和南非的经验。我无法想象在外来者与斯里兰卡人，或在这方面还有印度人之间长期交往的历史中，可能发现任何对应的例子。(Ob.8)

我于1983年(并非1987年)在普林斯顿举行的高斯系列讲座并未涉及库克船长的神化。这些讲座是关于1843年至1855年间，在斐济的堡(Bau)和雷瓦(Rewa)王国之间爆发的“波利尼西亚战争”。奥贝赛克拉的怒火肯定从1982年就开始点燃了，那年我在普林斯顿的詹姆士·弗雷泽(James Frazer)讲座提供了一个版本，即“詹姆士·库克船长；或垂死的神灵”。到1987年，弗雷泽讲座已经出版两年了，是作为《历史之岛》(Sahlins 1985a)的一章出版的。这一章是在《历史的隐喻和神话的现实》(Sahlins 1981)中关于库克和夏威夷的新年节(玛卡希基)的内容基础上详尽展开的。然而，我要说，或许使我不太愉快的是，《历史之岛》和《历史的隐喻》并不是像奥贝赛克拉描述它们的那样是“关于这个主题[库克的神化]的两本主要著作”(Ob. 202n. 12)。关于库克生前或死后作为罗诺化身(manifestation)的弗雷泽讲座之内容充其量只是《历史之岛》五章中的一章，而在《历史的隐喻》一书全部84页的主要著述中，真正紧扣这一主题的也不到一半。

在把这些文本地位提高到主要著述时，奥贝赛克拉对它们的批评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写过的其他文章，而这些文章与他所提出的异议更有关联。这些被忽视的著述表明，我们之间的争论基本上毫无新意。在1988年，我早已讨论过一种相似的企图，它猛烈抨击我的那个洞见，即历史受制于文化符号不假思索(unthinking)的再生产(Sahlins 1988; Friedman 1988)。奥贝赛克拉没有提及那场讨论。下一年的那篇文章《库克船长在夏威夷》(Sahlins 1989)，是我所出版的关于库克作为罗诺化身(actual-

“土著”如何思考

ization)的文章中提供了最广泛和最详尽资料论证的一篇。奥贝赛克拉也极少评论到这篇文章,即使提到也只是以被迷惑的和令人迷惑的方式提及它。他没有提到,这是针对他自己的批评类似的一系列批评而作出的一个持久不变的回应,那些批评是以前由一群丹麦学者提出来的(Bergendorff, Hasagar and Henriques 1988)。他们也认为,夏威夷人不应该犯这种根本性的“错误”,把库克和他们自己的罗诺混淆起来;在库克的到访事件和新年的庆典(玛卡希基)之间不存在细节性的吻合,因为我们知道的罗诺回归的节日是一个较晚近的发明;以及库克作为一个夏威夷神灵被接受是一个西方启发下的神话,主要由基督教传教士们及1820年后基督教的主要皈依者炒作出来的。因此,我就开始来展示,例如,当时资料中描述的库克到访事件与19世纪上半叶夏威夷知识阶层对玛卡希基节进行的古典民族志描述之间,存在着细节性的吻合。这个经验性论证被奥贝赛克拉表述为我的荒唐猜想,即我认为玛卡希基从1778—1779年以来就从未改变过。进而,这本著作中似乎需要作重要反驳的一些特定推论,却被奥贝赛克拉一笑置之。从他那里,人们永远无法知晓,夏威夷祭司们为库克举行的那些仪式,与在新年时欢迎罗诺神像的庆典所留下的标准的民族志描述,在确切程度和细节方面都很吻合。诸如此类的疏忽是与他习惯上所依据的逻辑性谬误相一致的,即他把证据的缺乏转化为缺乏的证据;如果英国人(当然有一些明显的例外)没有明确地说夏威夷人把库克当作罗诺来接待,这肯定表明了他不是罗诺。在接下去的篇幅中,我将在更多的场合来讨论奥贝赛克拉学究式的诸多个人处置方式。而他在那些批评中表现出的更一般性(broader)的人类学,则更加耐人寻味。[2]

回到争论的最初环节,与遭遇怒火相比,这里的讨论也还缺

少某些东西,或者至少奥贝赛克拉最初的愤怒似乎没有历史地和人类学地充分激发出来。他说,他无法想起,哪怕一个南亚人把欧洲人神化的例子,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尽管殖民地官员有时候被“非常像土著头人”那样来对待是可能的(Ob. 8)。人们有理由来质疑这种比较在人类学上是否恰当,更不用说这种比较足以对波利尼西亚人造成冒犯。没有任何先验的理由去假设,南亚人的文化和宇宙观能提供一条特别的捷径去理解波利尼西亚人的信仰和实践。如果有什么理由的话,那倒是,操印欧语言的南亚人在历史上接近西方本土人类学家的程度远甚于他们接近夏威夷人的程度。而且,为什么南亚人民对欧洲殖民者的反应——南亚人早已同各种各样以及远方异域的外来者打了上千年的交道——可以作为理解波利尼西亚人的基础,而波利尼西亚人在同样上千年的时间里都远离着南亚人的这类经历?这个潜在的主题粗暴地具有非历史性,乃是一个不那么隐晦的观念,即所有(欧洲人)所谓的土著都是相似的,最明显就表现在造成他们怨恨的共同原由之中。

这种共通性“土著”的人类学实际上是一种浅显的观念——以及一种道德呼吁。你可以有诸多理由指出奥贝赛克拉根本不像修昔底德(Thucydides),其中一个理由是,他的书并非一种跨越时代的财富,而是在骨子里“专为迎合当代公众的口味而设计”的(*Pelop War* I. 22)。奥贝赛克拉一次次乞灵于他的土著经历,既作为理论的实践又作为一种美德,来宣称他具有盖过“局外人—人类学家”的优势(Ob. 21—22)。我们将会看到他以对一个斯里兰卡人童年时代的回忆来解释夏威夷人关于神性的概念。依据这类看法,他接受了无文字的夏威夷土著的捍卫者这一角色,否则他们无法为自己辩白。他以此反对帝国主义幻象的那群学术作俑者,帝国主义的幻象认为,这些人民会像匍匐在

神面前一样匍匐在白人面前。但这种认为那是在贬低当地人民的观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一种可疑的人类学加上一种时髦的道德所产生的讽刺恰恰表明，夏威夷人自己的声音被剥夺了。在一种以假定作为论据来狡辩（question-begging）的过度展示中，实际上每当有记载说一个夏威夷人曾说出或暗示库克是罗诺的一个显现形象时，奥贝赛克拉就把那份报告归结为白人编造的；或者推到其他豪佬（Haole，白人）头上，如传教士们，他认为是这些人把观念塞进了岛民们的头脑中。夏威夷人于是作为豪佬腹语术士的傀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但对于把更大尺度的资产阶级理性赋予夏威夷人，却又自称要捍卫他们来反对具有种族中心主义观念的西方学者的这本书来说，这还不是最大的讽刺。

如果潜在的争论是指所有的“土著”都相似的话，附带的争论就是，他们每个人与经验现实都享有一种健康的、实用的、灵活的、理性的和工具性的关系。通过对感官经验加以理性的（和透彻的）反思，他们就能还事物以本来面貌。如果真有这种确定无疑的现实主义的话，夏威夷人就绝不会得出客观上荒唐的结论，即一个英国的航海船长可以成为波利尼西亚人的神。按奥贝赛克拉的看法，这类“实践理性”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性情——但西方神话学者们明显要除外。说到底，这是人这个物种都具备的一种生理上的能力。据此意味着，在一种共同的人性和一种共有的现实感的基础上，奥贝赛克拉才有可能直接理解夏威夷人，而不必考虑任何文化的独特性或预设。于是可以推测，他本无需求助于他的斯里兰卡经验。原则上他本来可以直接呼吁基督化的欧洲人去反思认为上帝能以人的形象出现在地球上这个明显的谬误。另一方面，如果真的是基督教传教士们使夏威夷人把库克认作罗诺，这就应该要求，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先决条件，岛民们要把他们不会自发信仰库克船长的东

西,作为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接受下来。但当时,尽管他们在经验上具有良好的知觉,夏威夷人自己也在祭拜拟人化的偶像——穿着夏威夷普通人的服装,但却奇怪地不像他们——他们肯定知道它们只是用木头制成的,因为是他们自己雕刻并竖立起这些神灵的。他们的偶像都“只是男人手中做出的作品;他们有口却无言;有眼却无珠”。按经验理念的标准,在崇拜这些偶像和给予库克船长神圣的荣誉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巨大差异?^[3]

而且,如果跟着奥贝赛克拉把真实之物(the veridical)归类为工具性的客观现实,那么宣称库克具有神性似乎就成了一种诽谤。这一呼吁就不是简单地针对我们的道德感,而是针对我们的常识。奥贝赛克拉的“实践理性”是西方古典感性认识论的一种庸俗的或经过伪装的变体:思想是自然的镜子。当这么说的时侯,他为夏威夷人的理性能力所作的辩护——如他们有能力察觉库克只是一个男子或英国并非天堂之国——就是一种虚伪的反种族中心主义,其结局是把他们的生活归结到逻各斯与神话、经验理念和心智幻象这样一些古典的西方二元论之中。

由于把实践的与神话的区分开的方法,和把可观察的与虚构的区分开的方法是相同的,这些对立对于夏威夷思想的陌生程度与对于欧洲人习惯的熟悉程度都是同等的。对于夏威夷人,库克是罗诺的化身这一观念,不可能是一个未经反思的、非经验性的命题。这一观念是从他们的宇宙观和他的历史之间既成的诸多关系中建构出来的,也是作为这些关系来建构的。夏威夷人的思想不同于西方经验主义之处并非在于他们对世界漫不经心的态度,而在于他们的本体论前提,即神性和更一般意义上的主体性,是其思想中固有的本质。就奥贝赛克拉自

己而言,在一个富于想象的精神分析的环节上,他认为库克给其船员不定期分配酒所体现的政治学,在酒类饮料的象征意义上被视为“天父之乳”。这与夏威夷人欣喜地视库克为罗诺玛夸(Lonomakua)——“罗诺父”,新年神的特定形式——相比,肯定毫不逊色。即使是无意识地,“天父之乳”也丝毫不缺少一种经验意义上的逻辑来作基础,如同奥贝赛克拉在谈及纪律与“乳汁使人沉醉”这一感性的双关语之间具有相似之处时所隐晦地指出的。

如几乎每一个人类学家所知晓的,这种野性思维需要一种严格的经验性处置方式。它们需要对经验及事物的特性和关系作出持续、密集而富有想象力的反映。虽然如此,但根据普遍实践理性的教条,它们并不能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来建构经验。此外,奥贝赛克拉说道,在任何人的信仰中,都有一种把自然常识同文化前提混合起来的假设。这后者就可能具有使人们陷入神话思维的可能性。然而,我们并没有理论原则可以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处置方式中的某一种方式会在什么时候起支配作用,我们只能得到依据分析者的喜好来进行的实际证明。

或许这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理性与习俗的对立吸引着我们放弃 20 世纪晚期的人类学,而转向 17 世纪某些哲学上的进展。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爵士同样看到,经验主义可以拯救诸如习俗和传统这类偏好虚假偶像的错误,它们固执在人们头脑中,体现了原罪在智识上造成的后果。习俗是因保姆、教师以及(传播错误宗教的)牧师们反复灌输而造成的对正确运用各种感官的障碍,在著名的英国经验论者看来,它一直是对获取知识有害的一种社会干扰因素。洛克(Locke)说,一些自小就沉浸在“罗马天主教徒”信仰中的人,正准备囫圇吞下全部

的变体论教条,“不仅反对所有的可能性,甚至还反对他的感官所获得的明显的证据”(Essay IV. xx. 10)^[4]。因此,与奥贝赛克拉相反,人们本可以将此想象为在人类学敏感性方面取得的进展的某些证据,即自洛克以来,其他人民的奇异的文化前提已经在认识论上赢得了相当的尊重。我并不是简单地指文化观念在感官知觉中扮演的角色:看视之眼乃是传统的喉舌(the seeing eye as an organ of tradition)。只要文化知识是经验直觉与地方陈述之间的关系,而非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某些宣称真理的相对物(relative)就不得不判给习俗。但现在奥贝赛克拉居然又倒退地提出了普遍经验理性同特定文化建构物的对立。即使撇开夏威夷人处理库克的方式,这些对立的处置方式的共存状态在它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造成极大的难堪。从实践理性的观点看,库克的神圣化远不是最糟糕的经验性失误。一个更大的丑闻出现在他们与自然的日常实用性关系中。因为,在夏威夷人的眼中,许多自然的事物,包括他们生产和享用的食物,都是包括罗诺在内的许多神灵的“身体”(kino)。他们眼睛在看,脑袋在想,肚子也能填饱,他们究竟是怎么相信那种观念的呢?

在最终的分析中,奥贝赛克拉的反种族中心主义变成了一种同等的和颠倒的种族中心主义,即夏威夷人始终在实践着一种资产阶级理性,而欧洲人在两百多年里除了再生产出“土著”待他们为神的神话之外毫无作为。我之所以说“资产阶级理性”是因为,如我们将很快看到的,从17世纪以来,经验主义哲学已经预设了一个特定的功利主义的主体——一个有着无尽需求的生物,而且它还是与一个纯粹自然的世界相对立的。从感知过程中产生的现实感不仅指向各种客体,而且指向客体的属性与主体的满足的关系。客体性限定了某种主体性。在霍布斯和启蒙运动的诸多说法中(这些观点依然充斥着我们周围),客体性

“土著”如何思考